

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bstract geometric line art in the corners. At the top, a series of lines converge to a point, forming a downward-pointing shape.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, there are complex, overlapping line patterns that resemble stylized architectural or geometric structures.

# 三道

关于书道、商道和人道的故事

闫广林 刘雯

## 抓蚰蚰

六十年代中期，古城的公园多已更名，只有颇具红色语义的革命公园，依然故我，特立独行在市体育场对面的老地方，每次5分钱地迎来送往着三三两两的市民，虽然“革命”却遭忽略，不如各大专院校那样，门庭若市，风起云涌，如火如荼。

1926年4月，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十余万，由豫西进入关中，前来围攻古城。在李虎臣、杨虎城将军的率领下，城内军民坚壁不战，顽强抵抗达八月之久，史称“二虎守长安”。后经冯玉祥将军多方营救，内外夹击，里应外合，方才解围。为纪念冯玉祥将军的历史功绩，西安古城将新凿之城门，命名为“玉祥门”。

近泪无干土，低空有断云。为纪念五万死难，冯玉祥进

城后便率众公祭，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，负土堆积成两大陵墓，又建亭成园，遂有“革命亭”和“革命公园”。此中“革命”，显然是张小三们一无所知的国民革命，并非他们身临其境的红色革命。

关于故乡的这些历史知识，不仅来自后来所学，也受益于那次劳教。

那一年是张小三的总角之年，那一天是阳光明媚的星期天，空气中播放着北方夏季的干燥炎热，那个早晨，三个无所事事的小学生，要去革命公园抓蚰蚰，想要回家斗蚰蚰。此类家庭作业，他们早已驾轻就熟了。

翻墙到公园去，墙角抓蚰蚰来，回家放入泥土茶缸，先嫩叶喂养，好生伺候。一旦开斗，便请将出来，握于手中，上下震动几回，使之进入迷狂状态，然后伞须小草引逗挑动。此时可见，敌我双方，振翅鸣叫，呲牙咧嘴，以示宣战。几回撕咬，弱者垂头丧气，败下阵去。胜者仰头挺胸，趾高气昂，甚至一夹子一甩头，就能将敌手弄成残废。一旁的小主人亦复如此，败者或弯腰扶墙或双手抵膝，作任人宰割的驴马之状，胜者跳跃之上作胜利状，三呼万岁。

那天早晨，三个张小三，拿着挖洞的楔子，揣着纸筒，

口吹红曲儿，脚踢石子儿，漫步来到革命公园大门北侧，寻得熟悉的花坛，抬头一看，墙上原来鲜红的“中苏友谊万岁”，已荡然无存，“打倒封资修”五个鲜红鲜亮的大字，后来居上，赫然醒目。回头一看，大街上虽是车来车往，却行人稀少且无暇东顾，不是那种南北走路东西看人的状态。于是乎，六只眼相交，心领神会，登爬翻跳，一气呵成。

当几个顽童踩着红色的大字翻过墙头，相继跳入园内的时候，当他们弹头相庆的时候，树林背后闪出一个中年男子，他带着普通的草帽，穿着普通的中山服，露着普通的严肃，把三个张小三全部俘虏！“站住！干啥的？哦，见过见过！跳墙跳成革命传统啦！”原来那人是路过此处的公园花工，他顺手擒羊，抓了几个逃票的顽童，去菜园子帮他干活。

菜园子在革命公园的西南角，面积不大却井然有序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个用木桩支起的茅棚，茅棚下摆着一个方桌，方桌上有一盘被卧槽马将死的败局，茅棚前横着四五溜儿菜地，地埂上斜着一个脸盆几个水桶，脸盆上印着“文化大革命好”，水桶上啥都没写。

那人令张小三们将楔子、纸筒和零星硬币，悉数掏出，扔在一边，然后开训：

“你们还是革命小将吗？革命小将是保卫毛主席的，不是偷偷摸摸，翻墙进来抓蚰蚰的！我看你们是想省了5分钱，回去路上买冰棍吃吧？今天劳动改造吧！每人一溜儿菜地，任务是拔草，你们劳动竞赛，拔得好拔得快的，可以到茅棚墙根去抓蚰蚰。拔的不好的，不许喝水继续拔！”

阳光似乎更强了，树影似乎不动了，墙根似乎有蚰蚰声了。张小三几人，受此精神激励，纷纷争先恐后地力争上游了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那人不那么严肃严厉了，他烈日下敞着怀，流着汗，竟然还唱起了那年月最流行的歌曲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“鱼儿离不开水呀，瓜儿离不开秧，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”，粗犷奔放，热情豪迈，节奏相当明快。

明快节奏中的一个小三，敏而好学，不耻上问：“叔叔，听爸爸说革命公园是为革命烈士修的，是给哪些革命烈士修的啊？”但见已成“叔叔”的那人，伸起腰板，收起歌曲，淡然一笑道：

“这里埋的不是革命烈士，这里也不是烈士陵园，烈士陵园在南郊那里。这里是埋了很多死人，有战士有难民，但不是烈士，就算有烈士，也不是革命烈士。你们知道吗？什

么是死人？什么是烈士？死人和烈士？有啥区别？记好了！为自己而死就是死人，为人民而死才是烈士！”

他又伸了伸腰板，仍旧笑着说道：“你们知道杨虎城吗？不知道。那你们知道小萝卜头吗？杨虎城是小萝卜头他爸，后来他们都被蒋介石杀害了。你们知道冯玉祥吗？不知道，那城西的玉祥门该知道吧？对对对，玉祥门就是纪念冯玉祥的，冯玉祥就是从那里带着军队进入西安的，他和杨虎城都是西安的救命恩人。和共产党一样。共产党是全中国的救命恩人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！”

那人用他那张冠李戴的一知半解和民间传说，平静地给三个张小三讲述了他所知道的革命和革命公园，使这几个小顽童似乎明白，又心生疑窦：“烈士陵园的蚰蚰，是不是红色？会不会特别厉害”？

动物比赛都会血腥，两只鸡会斗得冠歪眼瞎，两只狗会打得狗血喷头，唯独斗蚰蚰比较文明，相斗时拼尽全力，不踢假球不打假拳。更神的是，无论是咬掉大腿，还是咬断长须，都不会流血，不会凄厉惨叫，暴力却不残忍。

大约是因了这种并不血腥的厮杀吧，第二年夏天，古城那条街道和街道上的那些男人们，在外面文攻武卫回来，

旋风般地盛行斗蚰蚰，几多街友，或大或小，或雅或俗，均围于墙边树下，观于罐中，评于口舌：“看这哑哥，蛇蝎他弟！”“乱坟岗的红头，就是厉害！”“俺家这大将，从棺材缝里抓来的，一上来一股邪气，能吓死对手！”

张小三们，便经常光顾那个并不革命但埋有死人的革命公园，想再劳教一回，想抓“将军”一个，但除了满手泥土，始终一无所获。

## 应考

星期一早晨，张三，一个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，一个刚被招进 401 信箱的青年工人，被圈在一间大会议室里，和三十多个青工一起，接受了三年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，准备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——入厂教育。

“张三！哪位是张三？”开幕式尚未开始，张三便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被叫到了劳资科。原来，因为父辈的关照，他得以径直去消防队落户，去宣传科工作，睡在了消防队，坐在了宣传科，非但不必下车间挥汗如雨，还从头到脚地戎装两套，心中确实美不胜收。

因了这等缘故，国家决定恢复高考，张三坐在了办公室麻木不仁，身边的青工们跃跃欲试，他忙着批判“四人帮”也无暇东顾。一直到冬去春来之际，谁谁谁考上大学啦，某

某某被名牌大学录取啦，一条条喜讯冲击而来，一片片赞慕延绵不断，他才意识到，该赶潮弄潮了，该复习高考了，该一举成名了。此情正如《红楼梦》好了歌所示：“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。”

几个月后，临近考试了，坚钢伙计李嘉祥主动献出社会主义兄弟情：“请假到俺家吧，到俺家封闭复习，俺家就在考区。”感动得张三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日，心中都是火热火热的，逢人便说社会主义好。

距考点一步之遥的李宅，一座狭长幽静的渭城小院。入门左侧是三间联排小屋，小屋有方格木窗和菱格木门，显然是小院的主体，右侧顶端是一干净简洁的厨房，厨房前是小石桌和葡萄架，小石桌也是象棋棋盘，葡萄架下也有柿子丝瓜。依次排来，井然有序，若非偶尔车马喧，俨如夏日农家。

星期天早晨，嘉祥和张三刚一进门，刚撑住了自行车，拍了拍尘土，还没放下行李，没来得及打量打量这风光不与四时同的夏日小院，就受到和蔼慈祥的李妈妈的热情欢迎：

“来了好，来了好，来了就好！甭说住俩星期了，住一年都成！为了学习清静，我让他姐把娃都接回去了。现在是考大学，古时候叫考秀才，要是考上了，连县太爷都要坐轿子拿

银子，前来祝贺呢！你要是考上大学，俺这小院子多光彩呀！要是还有县太爷，一准儿会来！”

一番热情诙谐的欢迎词，拉开了张三突击复习的序幕，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，而且一日三餐之外的作息时间井然有序。

晨起是背来背去，上午是算来算去，下午是想来想去。晚餐后，则与嘉祥的姐夫，国棉七厂的工会干部，葡萄架下，小石桌前，一杯凉白开，集思广益作文题。叙述文如“我的老师”、“一件小事”、“难忘的一天”，议论文如“青春赞”、“延河颂”、“论孺子牛精神”，或者其他。然后将白日的复习，再复习一遍。张三一人高考，嘉祥全家上下，可真是鼎力支援了。

那日傍晚，李宅被晚霞照成金色的寂静，只有角落的虫鸣和着炎热的夏风，欢送着西去的夕阳，渐渐落去。张三一回头，只见姐夫兴冲冲地跑来报喜，惊散了悠远的诗意。“小张小张，我今个来电咧！来电咧！”

原来姐夫构思了个故事。

一个人来人往的小书店，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男孩，在一个不起眼的书架上拿了一本书，塞进怀里就要走人。结果

被人发现了，“有人偷书，有人偷书，快抓起来，送派出所去！”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人群里站出来一位中年女性，“放了他吧！放了他吧！大家好好看看吧，这不是正式出版的书籍，是复习资料，考大学的复习资料。不管咋说，这是个高考生。这书钱我出，算是支持高考了吧。”

姐夫的故事，洋溢着工会干部的智慧。姐夫说，这故事情节，其实就是万能钥匙！可以写成“一件小事”，也可以写成“难忘的一天”，还可写成“我的老师”、“我的高考”和“我的祝愿”。姐夫还说，他还要拿这万能钥匙写篇散文，给报社投稿呢！名字起好了，就叫“恢复高考，人人有责”！

日复一日，餐复一餐。每每看到华发苍颜的李妈妈，张三心中忐忑尝有不安了，想帮厨？不行！想清洁？不行！想聊两句？不仅不行反遭嗔怪；“娃呀，干你正事儿去！”

如此几日，张三渐渐有些思之惻然、情何以堪了，便以赏心悦目为由，白日里买俩包子，带一壶水，到渭滨公园寻一静处，默记，背诵，思考，间或领略自然景色，水声养耳，绿草养目，复习效果别是一番，并有怪事儿一件。

渭滨公园依河而建，一棵棵垂柳与一片片灌木，将河滨隔成一个个私密的绿色空间。远看春花秋月，近看一地鸡

毛，一地的杂物与凌乱。那天上午，张三在柳树下默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时，渐渐地，旁侧传来越来越大声的生娃谈判：

……

三转一响的确良，的确良换成了大立柜，你该满意了吧，该过来生娃了吧？

讨厌，上海牌手表凤凰自行车，我最喜欢，但我还想到上海买几件时髦裙子，你看人家小莉，结婚的时候多漂亮多风光！

你又来了，你还有完没有？

最后一次嘛，生娃养娃不是盖房子，是一辈子，我要辛苦一辈子呢！

那我回去再说说吧，这可是最后一次咧。

我可给你说啊，去不成那婚就甭结咧，娃就甭要咧！

……

生儿育女是生产，那男的就应该是劳动者了，那女的就应该是劳动对象了，那时髦裙子就应该是生产资料了，生产力三要素全有了。复习资料说，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

样的生产关系，复习资料还说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。

只见当时的张三，迷惑失道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到上海买时髦裙子就没有生产资料？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劳动者，没有劳动者就没有生产关系？没有生产关系就不能要娃？一般的劳动产品，一辆自行车，一台缝纫机，一块上海手表。一台乐凯收音机，几天就生产出来了，生儿育女可不简单，要十几年呢！十几年才能“有女初长成”呢！如此漫长地制造，如此重要的劳动产品，难道时髦裙子才是劳动的起点？才是第一生产力？难道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了？这到底是一种啥球生产方式啊？

高考考完了，张三在街上买了一斤德懋恭的水晶饼，告别了李妈妈。

终于入榜了，老革命再遇新问题。究竟是报己所酷爱的历史专业，抑或时所新兴的法律专业，还是改革开放的财经专业？若要好，问三老。但问来问去，还是宣传科高瞻远瞩、鉴往知来的段科长，一语解颐：

“财会专业，只和数字打交道，不和人打交道；历史专业，只和死人打交道，不和活人打交道；法律专业，只和犯人打交道，不和好人打交道。文学，只有文学，是和活生生

的好人，和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同呼吸，共命运，  
更深远……”

## 在域外

张三，生在第三人民医院，家中排行老三，从小爱看“三打白骨精”，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，历来与三有缘。域外所经历的怪事儿，竟然也是三件。

### 在香港

香港回归前年，大海集团为答谢张三的文化辅导之功，委派办公室徐永，陪他赴港六日游。

二人在导游滔滔的广告宣传中，下了浅水湾，上了太平山，拜了黄大仙，在一艘不太豪华的游轮上，欣赏了几处璀璨夜景，享受了一顿西式快餐，便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自由活动。导游放羊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在地铁站旁的小

饭馆里，张三和徐永，一人一碗皮蛋粥，聊作早餐之后，又蹲在街边，饶有兴趣地翻了翻花花绿绿的《明报》和《龙虎豹》，又从女人街的左路走去，从女人街的右路走回，照单履责，圆满完成了家购计划，便回下榻的神马酒店，百无聊赖起来。

二人百无聊赖地喝了半天袋装红茶和袋装绿茶，百无聊赖地看了半天希区柯克的悬念电影，百无聊赖地趴在窗台上，看了会儿川流不息的马路，最后一致决定，留下便条打道回府，告别百无聊赖，割麦便割麦，舂米便舂米，撑船便撑船。

待到启德机场，两位归心似箭的先生，就遭遇了危机，出了洋相。

原来团队旅游必须团队行动，不能开小差，否则拒售购机票，无理寸步难行。这如何是好？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！只见共产党员徐永，将机场保安拉到私处，掏出大票一张，满脸堆笑地哀求道：“哥们兄弟，俺俩的确有急，拜托拜托，弄张机票！”

万万没有料到，这小子拒腐蚀永不沾就算啦，还转身引来两名保安，二话不说，将行贿者软禁起来，没吃没喝没电

视，四只眼相对，只把往事说。如此独守空房许久，导游才匆忙来，将脱团行贿者领走，成为反面教员，以及笑谈。

### 在土国

几年前，省里组团出国学术考察，张三忝列其中。

结束土耳其大学的活动后，考察团晚上七点赶往伊斯坦布尔机场，前往柜台办理手续，准备 10:40 登机飞往孟买。哪知危机发生，六个人只有三个座位，明天孟买还有接待活动，如何是好？

事故原因立刻查明，著名的土耳其航空公司失误，将其中的三张机票重复卖出，三女六嫁，祸从手出。

于是，土航代表出来 sorry sorry，六位贵宾被领去咖啡茶点，2+1 方案摆在了各位面前。一个放弃追索的书面承诺，一个每人获赠 600 欧元的签单，另加一个紧急解决方案：当晚飞往德黑兰，凌晨飞往孟买，既不影响孟买那里下午的公务活动，又不劳而获 600 欧元，还能见识见识神秘的伊朗，体验体验好莱坞大片《逃离德黑兰》。当然皆大欢喜，盛赞“为人民服务”。

如此一来，张三教授一行六人，伊斯坦布尔上飞机，享

用伊斯兰晚餐，德黑兰下飞机，在朴素而空旷的出发大厅，看了几回古兰经文字、清真寺图案和伊斯兰壁画，在穆斯林晨礼祷告的音乐中，在安静而纯净的旅客中，再次登上飞往孟买的飞机，中转并文化着，辛苦并感受着，不约而叹，不虚此行！

美中不足的，是那 600 欧元。贵宾们回国后方才获知，土耳其航空公司规定，一半赔款必须购买土航的机票，且一年有效。这真是，忙了个通宵，打了个折扣，到嘴的天鹅肉，飞走了一半。

### 在悉尼

还是多年前，张三随同校长赴澳参加孔子学院的揭幕典礼。典礼结束后，一行几人同游悉尼。华语陈导，圆滑世故，练达狡辩，口惠实不至，一上车便是：“小弟姓陈，陈世美的陈，年方三八，“三八妇女节”的三八，来澳多年，也算华侨。何为华侨？不赌不嫖，不是华侨！哈哈哈哈哈！玩笑玩笑！”

第二天中午，著名的悉尼塔，不著名的旋转餐厅，美丽的风景，美味的自助，并不美好的故事发生。

诸人刚一进场，忽有留学朋友电话，说是派人送来了合作材料，张三只得静处等候。只见陈导，神速告别司陪餐，冠冕堂皇跨进旋转餐厅，坦然连要两份澳洲牛排，迅速饕餮殆尽，迅速溜之大吉。张三归来再要牛排时，只见金发碧眼的服务生耸肩而道：“no problem, Chinese!”

旅游车上共同谴责：“太给中国人丢脸了！”

陈导竟然慷慨陈词：“有光不沾是王八蛋！”

诸人无奈，只得在王八蛋的《游客评价表》上，愤然全差且力透纸背。李书记当即建议，应把支部建在澳洲建在悉尼，把红旗插满每个角落，在澳洲大陆进行先进性教育。

当日下午，张三诸人离开悉尼抵达旅游城市黄金海岸，导游王导是一个热情谦和、语短情长的北京男人，晚饭后有人提议去参观皇冠赌场。

王导立即表态：“你们去吧我不去！”

“为什么不去啊，我们就是开开眼界。”诸人纷纷相劝。

“赌不赌我都不去，不能去，不能接近！”

“为什么？你和皇冠有仇？”

“明早到舍下一起用餐吧，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张三们来到了王宅。王宅位于一所小学南

侧，是一座上下三层有独门独户的 Townhouses，奶黄色的墙体，枣红色的屋顶，和没有前后花园也没有防盗网的形象，显示出一种既不富贵也不贫弱的小康。在这个小康之家的餐厅里，喝着稀粥，咬着花卷，就着老北京的豆腐乳，王导讲了他的故事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王导是北京外贸的一个干部，来澳洲任分公司的部门经理，很受领导赏识，但是染上赌博。刚开始只是玩玩，渐渐上了瘾。一天不赌，心里发堵。什么轮盘赌、百家乐、21点、掷骰子，全都玩儿过。什么工资、奖金、外快、小费、过节费，全都输过。输得老婆离了，女儿散了，单位没了。

所幸一个日本公司接收了他，公司女经理接纳了他。但毒瘾断了两年又死灰复燃，他心里老想翻本，结果还是输了，日本老婆还是离了，家还是没了。最后他卖了能卖的一切家当，来黄金海岸垂死挣扎赌大运。

两天一夜，他从皇冠出来时，身上只剩8块钱，他想跳海但没那胆量。在海边坐了半天，还是去了 Centrelink，就是联邦服务部，请求寻工津贴，接待他的那个胖女人，听了他的如泣如诉，掏腰包借了他100块钱，约定一周后再见。

这是多漫长多无聊的一周啊！他在街上浪了一周，在路边睡了一周，吃了一周方便面，喝了一周自来水，“混账混账”地骂了一周的自己，再来求见。天哪，圣母玛利亚给了他一份旅游公司的工作合同，又让他签了承诺书，承诺今后不能接近赌场 50 米，否则承担刑事责任。

那一天，王导转危为安，获得新生，那一天，1月19日，他说要把它带进天堂。

张三诸人：“你现在有了工作有了房，现在最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现在就想把家人接来，在这里开个“南漂”包子铺，这里的中国游客很多，而且会越来越多。”王导掰了块花卷，夹了块老北京豆腐乳，悠然自得地说。

## 浮云

滨岸国际，想注册成立个“滨岸战略云天发展研究院有限公司”，被工商局无情拒绝，说这“研究院公司”，非驴非马，岂有此理。李明远也心灰意冷，另作去处。

商界天涯汇，近来邀请了一些名流，前来传经送宝。这次未达集团总裁，讲述了他的创业史，呼吁大家“先挣一个亿再说”，一时语惊四座，一片哗然。先挣一个亿？先借一个亿？先花一个亿？与会的各路精英们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激烈争论中，曾经几度风云。

晚宴时分，张三、黄工与江湖朋友围桌扯淡，从一个亿说到了滨岸国际的“战略云天”。只见坐中有资身耆老，用本地话毛遂自荐：“鸟西鸟西，尿些尿些，小事小事！”半月后，“战略云天”顺利获批，张三与黄工，领了奖金，答

谢了资身耆老。剩有几两碎银，便约定周末农家乐，再访东坡书院。

黄工黄志成，海南中学的高材生，同济大学的研究生，大特区创建后，返乡加盟滨岸国际，生性好学且有野史情怀。一次闲聊，张三向他说了一番文，解了两个字，两人便成了谈话的伙伴。

四川别称“巴”，广东别称“粤”。一个“巴”字，就像一条大蛇，大眼镜蛇；一个“粤”字，就像一条花蛇，艳丽大花蛇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四川缺少阳光，要睁大眼睛，广东阳光太强，要带花草帽。它们都是蛇，没文化的龙。改革改革，修炼修炼，生出鳞来，就化成大金龙了。

下午时分，张三一行抵达儋州黄府，张三依旧与黄妈妈象棋大战。

黄妈妈是六十年代的高中生，若非家庭成分，应是别样人生了。如今虽已耄耋之年，却仍旧耳聪目明，下起棋来更是神态自若，思路很是冷静。

我方架起当头炮，她便派出马来跳，我方出动大车，她便把住关口，我方楚汉巡河，她便联武守疆。出子一点不乱，棋法相当稳健。两军如此对垒不久，车攻炮轰，横马跳卒。

接着，我方长驱直入，她方诱渊来战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仍然僵持着……

“开饭！开饭！中场休息！狗肉火锅五粮液来啦！”还是黄工的一声吆喝，打断了僵持的棋面。

海南有四大名菜，文昌鸡、加积鸭、和乐蟹、东山羊。其实，儋州那大镇的狗肉，也是名闻乡里，路人皆知。但在我农耕文化里，狗的工作只是看家护院，不是狗奴才也是狗腿子，不是狗仗人势就是狗胆包天，不是狗眼看人低就是狗娘养的。照理应该剥它、烹它、撕它、啃它才对，但因为生前地位素来不高，所以等而下之，从来上不了席面，没能挤进各大名菜的菜谱之列。即使在儋州食用狗肉，也没有典雅的狗肉菜单。

黄家那晚，精心做了狗肉火锅。一大张质朴无华的木桌，一大锅儋州特色的汤料，一大盘儋州特有的狗肉，还有一杯杯浓香甘爽的五粮液。七八条好汉围将起来，即烫即食，推杯换盏，真是美不胜收！过了一个时辰，已经是众人吃酒我独醉了，微醺中的张三，尚能欣喜地赋诗助兴：

儋耳一黄家，烹有犬与鸭。

名闻古道来，从此胜鱼虾。

一路风尘一路歌，一瓶美酒一夜说。

但问诸君何永远，人生半世如此喝。

“儋耳”是儋州的古名，那时，儋耳的首府并不是现今的那大，而是中和古镇，坐拥东坡书院的中和古镇。

东坡书院，孤零零地座落在中和镇东郊外的一片开阔的田地里，真是世外桃源。张三心中早就纳闷，如此经典的名胜，怎无城隍庙的烟火，也无解放路的繁华？

次日清晨，张三诸人在黄工的导引下，果园踏青，楼盘参观，然后前往中和古镇寻访东坡书院。汽车七拐八拐，拐进成片的稻田，拐到一条小路，只见路边有一洼池塘，塘边有一棵树，树上挂了块铁皮牌子，铁皮牌子上画了一个戴草帽的老头，旁边附有一诗，“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”，我本来就是儋州人，只是投胎投在了四川。

张三知道，这是苏东坡。苏东坡来海南并不是为了“支边”“支教”，而是从黄州、潮州，三贬而来。张三还知道，苏东坡在海南三年，教会了人们如何使用耕牛，如何挖井，

如何读书，又培养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。真是春风化雨  
功在千秋！

张三诸人走进书院，走进绿瓦重叠、金鱼两池的“载  
酒亭”，看了生动形象的情境图录。又来到传说中的“载酒  
堂”，看了唐寅的《东坡立履图》，又在“钦帅泉”旁的古  
树下，品起清泉水。远见一面文化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前  
来细看，竟是苏东坡《儋耳春词》，苦难中的审美：

春牛春杖，无限春风来海上。

便巧春工，染得桃红似肉红。

春幡春胜，一阵春风吹酒醒。

不似天涯，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
春牛，春风，杨花，雪花，海上，天涯，张三凝视着  
这墙壁，咀嚼着这诗意的文字，心中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虔  
敬，奉若神明，眼前浮起片片白云，渐渐飘去，周身涌起阵  
阵寒颤，冷汗淋漓，耳畔传来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声音，“张  
三张三，张三张三……”

黄工说：“你虚脱了！”张三说：“我迷狂了！”

## 三道——关于书道、商道和人道的故事

作者：闫广林、刘雯

插图设计：闫梦迪

编辑：青森文化编辑组

设计：4res

出版：红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湾仔道 133 号卓凌中心 11 楼

出版计划查询电话：(852) 2540 7517

电邮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网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香港总经销：香港联合书刊物流有限公司

台湾总经销：贸腾发卖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 880 号 14 楼

电话：(886) 2-8227-5988

网址：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：2020 年 1 月

ISBN：978-988-8664-26-9

上架建议：散文

定价：港币 98 元正／新台币 390 圆正

ISBN 978-988-8664-26-9



9 789888 664269 >

插图作者：闫梦迪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[www.red-publish.com](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)

Mod<sup>ppp</sup>E.

上架建議：散文

定價：港幣 98 元正 / 新台幣 390 圓正